

社121
'673
部五:13

丑
4477



文獻通考卷第四十

鄱陽人馬端臨貴與著



學校考

太學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

國之西郊

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或上西或上東或

下庠左學

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太學也在西郊

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

虞庠亦小學西序在東膠亦太學

小學於西郊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及

庶人在官者養國老者為太學養庶老者為小學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四十一 學校一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

宮周學也庠之為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棗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

瞽宗樂師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類之為言班也於此班政教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校序庠皆鄉學學國學也共之名也

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

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

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太學也故

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

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

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

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鄭氏釋王制謂辟明也廱

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毛氏釋詩謂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孔穎達曰禮注解其義詩注解

其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

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

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

序其右瞽宗此太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小學也

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卒事

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

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

諸侯

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
聖先師焉卽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
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
卽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卽食三老五
更於太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則周謂之西學亦謂
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
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下右而上左周之所存特
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邱之
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
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

之方而位之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太學在外
故王制言小學則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以其選
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
學居外太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然後
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
後達於朝故也

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
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
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旣然矣有虞氏始
卽學以藏棗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孝養

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矍相之所
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
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
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蓋倣於商人
先王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脩而兼用之內卽近
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西
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
辟廱郊言其地璧言其象皆古人假借字也其外
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
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

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夫人而
習聞之故今百家所記參錯不同者無他皆卽周
制雜指而互言之也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
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

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

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

事爲異別度量教制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

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率國之俊士

與執事焉

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將習禮以化之

不變命國之右

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

右如初禮

中年考校而又不變則使轉徙其居也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

界之外不變移之遂

遠郊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

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移居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

道藝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可使習禮者學太學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不征不給其徭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為成士正義云此徭役者供學及司徒細碎之徭役

樂正崇四

術立四教

即詩書禮樂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之

以禮樂冬夏教之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

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

正以告於王

此所簡者謂王太子三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

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

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

親視學

亦習禮以化之不變王親臨重棄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

不變王三日

不舉

去食

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

棘逼也逼寄於夷戎不屏

於南北謂其太遠

終身不齒

禮書曰鄉簡不率教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小

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止於二不變則屏之者先

王以匹庶之家為易治膏粱之性為難化以其易

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

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故

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簡則雖二不變
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觶撻其重者不過
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於刑者歸於
士

又曰秀於一鄉者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
俊士以其德之敏也造士以其材之成也進士以
其將進而用之也選士升於司徒而不征於鄉俊
士升於學而不征於司徒俊士亦謂之造士蓋學
至於此材成德敏非可一名命之也傳曰十人曰
選百人曰俊此論其大致然也古之六卿其分職

也未嘗不通其聯事也未嘗不分司徒掌邦教司
馬掌邦政未嘗不分也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
升造士則司馬辯論官材未嘗不通也周官大司
馬之屬司士曰以德詔爵此司馬辯論官材之謂
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移名於司馬進士
可進受爵祿也 司馬辯論官材辯其論官其材
觀其所長也 論進

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
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師氏掌以媿詔王媿音美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教

使識舊事中中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禮者失失禮者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焉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凡有道者

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祭於學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

籍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春入學舍茶

合舞秋頒學合聲春使之學秋頒其材藝所為

文王世子凡學戶孝反世子及學士必時論俊選所升

於學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戈萬舞象

之時學之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以學之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

戈籥師丞贊之四人皆樂官之屬通職秋冬亦學以羽

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所掌見上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

籥疏曰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

正也小舞即年幼小時教之舞其舞即帔舞羽舞皇舞

耗舞干舞人舞也周禮唯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

侯之禮或胥鼓南南南夷之樂胥掌以大樂之會正春

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

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

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也周立三代

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由興也學舞於

乾隆十二年校刊

學校一

之屬也鄉射義曰古者於旅也語疏曰合語謂合會義理而語說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箋云古者於旅也語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也周立三代之學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今按下養老於東序是周之大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大樂正學舞干之養老於虞庠是周之小學為虞庠也

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也語說合語之說數篇數疏云謂大樂正授世子及學士大司成論說在東等篇章之數為之講說使知義理

序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凡侍坐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

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以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終則負墻卻就後列事未盡不問錯尊者之語不敬也

樂書曰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

文王世子之教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升於學者之造士則其才向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於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於外物其教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後於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教民之後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之難易蓋可見矣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特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先後爾

凡語於郊者語謂論說於郊學疏曰郊西郊也周以

論說也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學大

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曲藝皆誓之也曲藝小技能誓謹

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論說也疏令待三而一有焉

三說之中有一善則中乃進其等進於眾學以其序又

其藝謂之郊人遠之日俊選日郊人賤技藝疏謂之

郊人以其猶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天子飲酒於

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

尚書大傳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

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八入大學見大節焉

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

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為臣則臣為父則父

為子則子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之

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

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學者自十五入

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

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

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其古人

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

祿之誘最害人

朱子大學章句序曰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大戴禮保傅傳及白虎通之說十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尚書大傳之說程朱二子從保傅白虎通

又按注云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住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今以諸書所載及此注詳之則保傅及白虎通所言八歲入小學者乃天子世子之禮所謂小學則在師氏虎門之左大學則在王宮之東亦皆天子之學也尚書大傳所言十三年入小學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之禮蓋公卿已下之子弟年方童幼未應便入天子之學所以十年出就外傅且學於家塾直至十五方令入師氏

所掌虎門小學而天子則別無私學所以世子八

歲便入小學歟

王制天子曰辟廱

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

詩靈臺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

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植者曰虞橫者曰拘業大板也樅崇

牙也賁大鼓鏞大鐘論之言倫也言得其倫理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逢逢和也有睥子而無見曰矇

無睥子曰矇公事也

朱子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說

者以為辟廱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邱如璧以節

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

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於飛於彼

西雝說者以雝為澤蓋即旋邱之水而其學即所

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日不同孟子所謂序

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子言

文王有辟廱之樂遂以辟廱亦為學名而曰古人

以學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

得名歟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廱

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故周有天下遂以名天

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

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爾

東萊呂氏曰或疑是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以辟廡學校勦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誓御征行之扈衛無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文王有聲鎬京辟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張氏曰靈臺辟廡文王之學也辟廡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辟廡至此始爲天子之學

江陵項氏枝江縣新學記曰古者周天子之居民也不但天子諸侯之國自二十五家以上則有學焉學莫尚於斯矣方是時建官三百六十以張備法而紀衆民視其中無一事無法者而獨於建學無制則其吏非應文也無一民無養者而獨無粟士之廩則其士非爲養也而上下顧交趨之如裘葛飲食然則必有不可捨焉者矣天子之學謂之辟廡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爲明堂同律候氣治歷考詳則以爲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宮大師旅則將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享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披水築宮爲一大

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羣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鐘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鄉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學序庠塾皆無制於六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意深矣漢興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興太學

徐氏曰按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

於有獄之命... 董仲舒對策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謂舉賢良文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後武帝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員

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爲置弟子員卽武帝所謂興太學也太史公曰余讀功令名見至於廣勵學官之路未嘗

不廢書而歎也日嗟乎周室衰而關雎作

韓詩說也幽厲

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行政由強國故孔子憫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世以渾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君無所遇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及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文侯好學陵遲以至

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詘焉然齊魯之間

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

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季世焚詩

書坑儒士六藝從此缺矣陳涉起匹夫不滿半歲竟

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

往委質爲臣

孔甲爲涉博士

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

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

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聲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

禮樂之國哉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

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

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暇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自孔子後公孫弘始以儒者得政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是時論學者尚知本如此今禮廢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

正博聞之士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

此武帝制也而其建請之議條畫之目則公孫丞相實發之

謹與太常臧博士平臧孔臧平博士之長也博士太常之屬等議曰聞

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

舊官為博士舊授徒之黌舍也至是官置為博士官

弟子員來者既眾故因舊黌舍而興修之

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

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此太常所補也詔書既日崇鄉

取諸關中而已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

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

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此郡國所

擇也自好文學已下條目甚詳而太常弟子止取儀

狀端正者蓋太常天子近臣常以儒宗為之任其選

擇不必一歲皆輒試太常所補郡國所擇雖有兩途

立法也無二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事鼂錯以文學為

法也日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按博士秩比太常掌故應劭

六百不應掌故秩反遇之蓋應劭之誤其高第可以

為郎中者太常籍奏郎中宿衛之臣故具即有秀才

異等輒以名聞非常選也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

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諸不稱者謂太常之謬

之濫以充賦也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

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

究宣無以名布諭下欲為學者開入仕之路故以宣

異矣此俗儒之所喜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

而高士所不屑也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

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左內史後為左馮翊右

風大行後為大鴻臚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

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

屬掌故尊於文學掌故即前所謂秩比二百石以上者也中二千石屬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大行

中二千石左右內史雖二千石亦通言之也文學掌故補郡屬即文學掌故

子通一藝所補也郡備員既無誦多者故選掌故請

屬即郡太守卒史也備員彼善於此者以充數請

著功令新立此條請以著於功令他如律令此外並

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彬彬多文學之

士矣公卿多文學之士而治效反少於前日此太史公所歎也

先公曰按漢書此條有博士弟子通一藝以上者

補文學掌故缺又有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者補卒

史恐是兩樣人溫公通鑑析為二端東萊大事記

殊未明武帝崇儒興學只是好名當時文學布在

州郡極留滯故弘請選用之為學官而復補卒史

及郡國備員意輕可知

竊詳此段自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下至請諸不稱

是指白身受業而通一藝者自擇其秩比二百石

至補郡屬備員是指已仕受業而通一藝者然白

身通藝者可以為郎中則其官反高郎中秩比三百石已

仕通藝者只可為左右內史太守卒史則其位反

卑佐史秩百石以下殊不可曉考訂精詳者必能知之按

西漢公卿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焚詩書

獨存博士官所職者則猶令其司經籍然既曰通古今則上必有所師承下必有所傳授故其徒實繁秦雖存其官而甚惡其徒常設法誅滅之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傳相告引至殺四百六十餘人又令冬種瓜驪山實生命博士諸生就視爲伏機殺七百餘人二世時又以陳勝起名博士諸生議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數十人然則秦之於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試用之蓋惟恐其不漸盡泯沒矣叔孫通面諛脫虎口而逃亡孔甲持禮器發憤而事陳涉有以也哉

儒林傳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

師古曰射策者謂爲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置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

按此卽後世糊名之意但糊名則是隱舉人之名以防囑托徇私此則似是隱問難之條以防假手宿構其欲示公一也

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按湯本傳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

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湯雖文深意忌
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
於文學之士丞相引數稱其美夫尚書春秋所言
豈有舞文巧詆慘酷深刻如湯之爲乎今以上鄉
文學而令博士弟子以其所學附會緣飾之則所
謂廷尉卒史者往往皆曲學阿世如公孫丞相之
流耳狄山以博士稍持正論抗湯則觸禍機矣賈
山所謂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此語當
爲武帝發孝文則未嘗壞天下士也
昭帝舉賢良太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

宣帝末增倍之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
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
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先公曰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之意
州有博士郡有文學掾五經之師儒宮之官長吏
辟置布列郡國亦有黨庠遂序之意然有二失鄉
里學校人不升於太學而補弟子員者自一項人

好文學敬長
上儀狀端正
公卿弟子不養於太學而任子盡隸

光祿勳自有四科考試殊塗異方下之心術分裂
不一上之考察馳騫不精

哀帝時置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謂處家持喪服

按學校禮義之地博士弟子公卿之儲則親喪而予寧持服宜也然漢時居官者實未嘗行喪禮薛宣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喪少能行者由是兄弟不和翟方進母死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注即文帝遺詔所謂也宣方進皆為相封侯猶不能捨去祿位躬行三年之喪而乃欲立此法以律從學干祿之士乎

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常員之外更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奏起明堂辟廡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

班固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

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

辟廡 武帝封泰山還登明堂兒寬上壽日間者聖統

廢絕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廡

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注三雍明堂辟廡靈臺也

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

宜興辟廡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

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

空奏請立辟廡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

臣引以定諡及王莽為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廡因以纂位

按據此說則辟廡王莽時方立之武帝置博士弟

子員不過令其授學而擇其通藝上第者擢用之

未嘗築宮以居之也然考兒寬所言與河間獻王

對三雍宮之事則似已立於武帝之時何也蓋古

者明堂辟廡共為一所蔡邕明堂論曰取其宗祀

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

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

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廡異名

而同事武帝時封泰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
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
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北入名曰崑崙天子
從之以入拜祀上帝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
如帶圖修封時以祠太一五帝蓋兒寬時爲御史
大夫從祠東封還登明堂上壽所言如此則所指
者疑此明堂耳意河間獻王所對之地亦是其處
非養士之辟廡也班固漢書武帝贊有興太學之
說然董仲舒傳只言後武帝立
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
之明元未嘗有庠序也至成帝時劉向所言則專
爲庠序而設然班固禮樂志言世祖受命中興乃

立明堂辟廡顯宗卽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
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廡威儀旣盛美矣然德
化未流洽者禮樂未興羣下無所從說而庠序尚
未設之故也則知東都亦未嘗以辟廡爲庠序然
世祖建武五年已立太學而固之時尚言庠序未
設何邪當考

又按徐天麟西漢會要言三輔黃圖漢辟廡在長
安西北七里恐卽王莽所立又言太學亦在長安
西北七里有市有獄豈卽辟廡邪或別一所邪鮑

得罪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旛太學下曰欲救鮑
司隸者集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此亦西都已立

太學之一
證當考

西漢以博士入官

賈誼吳公薦為博士

董仲舒

疏廣

薛廣德

彭宣

貢禹

韋賢

夏侯勝

轅固

后蒼

韓嬰

毋生

嚴彭祖

江公

以太常掌故入官

鼂錯以文學充

以博士弟子入官

息夫躬

兒寬

終軍

朱雲

晁弘

明經

蕭望之

射策甲科

匡衡

射策甲科

馬宮

射策甲科

翟方進

射策甲科

何

武射策甲科

王嘉

射策甲科

施讎

房鳳

射策乙科

召信臣

射策甲科

世祖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子各有差

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

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服方領習矩步者委

蛇乎其中

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

博士各以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十四博士謂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

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太僕朱浮以國家
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禮義之官教
化所興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
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
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
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
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
也及諸所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
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
越職帝然之

東漢之制太常卿每選士博士奏其能否

建武中太常選試博士四人陳元爲第一張元舉孝廉爲郎

會顏氏博士缺元策試第一拜爲博士 蔡茂試博

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 楊仁舉孝廉除

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

上府遜選

漢官儀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按西京博士但以名流爲之無選試之法中興以

來始試而後用蓋旣欲其爲人之師範則不容不

與先試其能否也

博士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

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
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
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
衣溫恭有醞藉辯明經義每以禮遜相厭不以辭長勝
人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
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廱靈臺未用事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廱初行大射禮
光武始建三廱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
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

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廱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
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
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
孫四姓末屬別上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
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
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
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
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
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

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中正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教之所由生專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

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郛大鼎於宋納於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

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
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
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
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
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
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
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
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
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
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

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
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
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
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圍見九侯門
子曰側出西圍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圍視帝節
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
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
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
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
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四

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
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于戈
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
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
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
故稱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
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
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
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所以顯行國禮之

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廡之內月
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
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
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廡
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
樂記曰武王伐殷爲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
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廡之中明堂
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
馘告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
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
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
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廡太學事
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
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
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
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闔以象八卦九
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
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

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
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
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按如蔡邕之說則古者明堂辟廡太學太廟合爲
一所以朝以祭以教以饗以射皆於其地東漢時
辟廡以爲天子養老大射行禮之所太學以爲博
士弟子授業之所析爲二處與古異要之太學與
辟廡固不可析爲二處養老大射其與傳道授業
亦豈二事哉

班固辟廡詩廼流辟廡辟廡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爲

梁皜皜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
致堂胡氏曰明帝幸辟靡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
更於太學詳此禮則知東京太學與辟靡相去亦
非近地蓋漢世辟靡不爲養士之所顯宗以迎老
更而至焉非此時也則鬻宇之設遂虛之邪商周
在先代之學故記言養國老於某庠養庶老於某
序且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矣不應以爲未足又建
辟靡也

永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四姓爲外氏陰氏馬氏諸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安帝元初六年鄧太后召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
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
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尙幼者使置師保朝夕
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

肅宗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
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
堂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
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逸軼博存衆家
和帝永元十二年賜博士弟子員在太學者布人三疋
司徒徐防上疏以爲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

科以勸勉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
法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
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
依先師義有相伐者皆正以爲非上從之

和帝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
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
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

順帝永建六年繕太學更開拓房室

將作大匠翟酺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
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

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
諸生橫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廡始成欲毀太學
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廡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
頃者頽廢至於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
帝從之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

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
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左雄又奏
召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
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
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前漢成帝末歲課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今各增
十人則甲科五十人乙科三十人并丙科二十人爲
一百人

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
散學舍頽敝順帝感翟酺之言更修黌舍凡所造構
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學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
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
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
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

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

梁太后詔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每歲輒於鄉

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

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
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

生自是游學增盛至二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

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子
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

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譏汝南南陽又有畫諾坐
嘯之謠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
賈偉節爲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

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
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也扶風魏齊卿並
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
履到門牢修乃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
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天
子震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收執膺
等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書名三府禁錮終
身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徒遂共相
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曰
八顧曰八及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愷也

東坡蘇氏南安軍之學記曰學莫盛於東漢士數
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
名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
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士自以其私意
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建和初詔諸學生言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
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爲郎中第十七人爲太子
舍人下第十七人爲王家郎永壽二年詔復課試諸生
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
掌故其不能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之通二經者

亦得爲文學掌故其已爲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試能通
三經者擢其高第爲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
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爲太子舍人已爲太子舍人滿二
歲試能通四經者推其高第爲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試
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爲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
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
試第復高者亦得補吏

其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乃立三五法詳見

舉官門

靈帝熹平四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

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黨人旣誅其高明善
士多坐流廢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亦
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
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
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
始皇使程邈所作隸書亦程
邈所獻主於徒
隸從簡易也

鴻都門學 初靈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

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

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

引無行趨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

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言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時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旣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

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後又詔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梁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尚書楊球奏曰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按松覽等皆出於微篋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烏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

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
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
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孺子小人詐作
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
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先公曰鴻都門漢宮門也太子保之廢來歷與九
卿朝臣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卽其所也太學
公學也鴻都學私學也學乃天下公而以爲人主
私可乎是以士君子之欲與爲列者則以爲恥公
卿州郡之舉辟也必敕書強之人心之公豈可誣

也雖然有所由然也在昔明帝之朝幸辟靡辯說
講白虎觀稱制臨決也先儒戴氏論曰天下是非
析於理不析於勢君子論學無庸於挾貴爲也天
子之尊羣臣承望不及是是非豈能盡斷於天
下之理乎明章皆崇儒重道之君也尊禮師傅是
正經義豈不盡善盡美哉明帝臨幸辟靡自爲辯
說已失人君之體矣章帝患五經同異博集諸儒
會議白虎觀天子稱制臨決去聖久遠六經殘闕
諸儒論難前後異說而欲以天子之尊臨定是非
於一言之間難矣哉鴻都之興蔡邕言之以爲章

帝白虎釋義其事優大彼靈帝之童心稚識何足
語此愚謂啓帝之私心者往往自白虎觀之稱制
臨決始

按靈帝之鴻都門學卽西都孝武時待詔金馬門
之比也然武帝時雖文學如司馬遷相如枚臯東
方朔輩亦俱以俳優畜之固未嘗任以要職而靈
帝時鴻都門學之士至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
恥與爲列則其人品可知然當時太學諸生三萬
餘人其持危言覈論以激濁揚清自負者誅戮禁
錮殆靡子遺而其在學授業者至爭第相更告訟

無復廉恥且當時在仕路者上自公卿下至孝廉
茂材皆西園諧價獻修宮錢之人矣於鴻都學士
乎何誅

獻帝初平四年九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卽位郎中
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

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者儒年
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事業結童入學白

首空歸長安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憫焉其依科罷者

聽爲太子舍人

時長安中爲之謠曰頭白皎然食不
充糧裏衣褰裳當還故鄉聖主愍念

悉用補郎舍是
布衣被服元裳

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

先公曰試士科選也觀禮文字也天下承平行之可也是時姦兇亂朝殺戮宰輔諸侯據地戕虐王臣盜賊未平道路不通國家岌岌有危亡之形而獻帝方爲此舉何其不知務漢祚至此時已如日薄桑榆如人迫耄荒乃不自哀而哀者儒之不遇邪

東漢以博士入官

蔡茂 承宮 郎顛 曹褒 盧植 戴憑 歐陽

歙 牟長 楊倫 魏應

文獻通考卷第四十

文獻通考卷第四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學校考二

太學

魏志王肅傳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旣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

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
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
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
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來求浮虛者各
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圓丘普延學士時郎官及司徒
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
書與議者畧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
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
沈隕乃至於此是以區區私心常貴乎數公者各處荒
亂之際而能守志彌篤者也

數公謂董遇賈洪邯鄲淳
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

人為儒宗

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
博士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

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

選舉補官並如
後漢建和之制

明帝太和二年詔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

四年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
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
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
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齊王正始中劉馥上言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一十餘年
而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孫恥非其

倫故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
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
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
陳榮辱之路

明帝時高柔上疏曰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
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
也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
者於化爲弘

按兩漢博士皆名儒而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
今觀劉馥高柔所言則知魏時博士之遴選旣不

精而博士之遷陞亦復有限矣

吳主孫休永壽元年立學制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
所以遵理爲時養器也宜按舊制置學官立五經博
士覈取應選加其寵祿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
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
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稱以惇王化以正風俗
晉武帝初太學生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
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
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

咸寧二年起國子學

法周禮國之貴游子弟
國子受教於師者也

惠帝元康元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第五品以上得入國學
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况今學義甚頽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允上言按二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選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

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太興初欲脩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
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賈馬鄭杜伏孔王何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實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

舊員十有九人准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以外猶宜
增置周禮左氏公羊穀梁春秋臣以爲宜各置其人
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宋之學置博士十六人二
征南軍司戴邈上言喪亂以來庠序隳廢議者或謂
其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
詣與不可倉卒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廢墜已
久矣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從軍征戍
舉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良可惜也世道久喪
弊禮俗日弊如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
權輿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從之備宜外賤凡姑事

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浸安
請興學校帝從之乃立太學徵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
莊儒術終不振蘭艾教令人訕師之語雖爽辭實不誠
祭酒致堂胡氏曰東晉請建學校者惟戴邈與袁馮三
人耳君子懇懇言之而終不能革清談之俗還孔孟之
道晉教任是責者其庾亮乎公曠二千石下策坐會教
太元先公曰是時趙亦下書命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
白野置大小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南北之學並興
而江左雖微中原喪亂則自若也

學生六十八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八事訖罷

其國

子生見祭酒博士單衣角巾執經一卷以代手版

讀限自若也

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爲太學博士南北之學並興太元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殲下州郡普修鄉校帝納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房屋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胄比例皇儲而中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興學殊帝於之公立太學增博士大夫皆尚書以秦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士第擢叙者八十三人

又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 陽平公融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高泰謂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不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乎乃止 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

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

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

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廬江何尚之立元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

侍雷次宗立儒學爲四學

司馬氏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爲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以張緒爲祭酒置學生百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上都二千里爲限帝崩乃以國諱廢學

先公曰齊高卽位之初求直言崔祖思以爲人小學則不知道此逆亂之所由生宜開文武二學使

泐次儀方習業優殊者待以不次此國學之所以置國歟南史儒林傳叙言國學時或建置而勸課未博學而建之不能十年取文具而已宋齊一也張緒見謂東晉風流在清簡寡欲之日以爲有正始之風善清言而已師道恐不止於清言然當時以爲極選矣是其春置學秋以國哀罷曾不及歲江左之學校如此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初宋太宗置總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旣立省總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三十人其年秋中悉集皆劍少被勸樂又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

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夫
崇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爲業者儉少好禮樂及
亦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
短儉未日三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
甚盛作解散髻斜挿簪朝野慕之相與倣倣儉以宰
相領祭
酒令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代手版以爲無矣是
東昏侯永元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太
學兩存焉不逾十年郊文具而日未齊一也斯辭具聞
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制書始下而廢學先聞
將恐觀國之光者有所闕也若以國諱官廢昔晉武

立學爰洎建元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豈無國諱
永明以德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今之國學卽古之太
學天子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齒讓也太
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
賤士庶皆須教國學太學兩存之可也

梁武帝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又置胄子律博
士
五年置集雅館以招遠學 又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
年在從師者皆入學幸國子學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
各有差

致堂胡氏曰史稱武帝雅好儒術至是置五經博士開館宇招後進四館所養士踰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廟以示尊師他日又幸國子監親臨講肄且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可謂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何也帝心尚佛自天監改元卽不肉食此躬行也故特以美行與學養士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意乃身率令乃文具其後綱維不立人紀胥廢國破身隕爲萬世笑蓋始於此人主心術所尚可不慎哉

陳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

掇蓋亦梁之遺儒

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

帝問博士李光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書籍帝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送平城又命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者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

明年特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

太武始光三年別立太學於城東後徵盧元高允等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礪儒術轉興

孝文太和中改中書爲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建明堂辟廡及遷都洛陽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又詔求天下遺書祕閣所無有裨時用者加以厚賞
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鬻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舉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
正光三年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

齊時師保疑丞皆賞勲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

周武帝保定三年幸太學以太傅燕公子謹爲三老而乞言焉

天和元年詔諸胄子入學但束脩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永以爲式

隋文帝開皇中令國子寺不隸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

仁壽元年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

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前殿內將軍河
間劉炫上表切諫不聽又改國子爲太學

水心葉氏曰仁壽元年減國子學生止留七十人
太學四門州縣學並廢當時國子千數則所散遣
者數千萬人豈不駭動雖有諫者皆不聽史臣以
爲其暮年精華稍竭致然時方遣十六使巡省風
俗而詔以爲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爲代範
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至三年七月
下詔令州縣搜揚賢哲則云雖求得巖莫見幽人
徒想崆峒未聞至道惟恐商歌於長夜抱關於夷

門旨意懇切且限以三旬咸令進路徵召將送必
須以禮則所謂精華將竭有所厭怠者亦未然蓋
其心實謂空設學校未足以得人耳古之爲教使
材者必由學舜周公之論是也漢以後傳經師章
句而已材者由於學則枉以壞不材者由於學則
擥以成教之無本而不行取之雖驟而不獲則學
之盛衰興廢蓋未易言也

先公曰劉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而帝不納由其
不學故也牛竒章不可辭其責矣其後盜賊羣起
經籍道息而炫亦以飢死哀哉而水心乃以爲帝

心實謂空設學校未足以得人材然則廢之誠是歟

煬帝卽位後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以奏聞於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及古今後生鑽仰諸經議䟽摺紳咸宗師之旣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經籍湮沒於煨燼矣

唐制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勲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勲封之子爲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募親若三品曾孫及勲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爲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勲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爲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事者爲之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

二十人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凡館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以皇總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之子爲之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

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學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邱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旬給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試讀者千言試一帖帖三言講者二千言問大義一條總三條通二爲第不及者有罰歲終通一年之業口問十義大條通八爲上六爲中五爲下併三下與在

學九歲律生六歲不堪貢者罷歸諸學生通二經俊士
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太學生補
國子學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給
程其不帥教及歲中違程滿三十日事故百日緣親病
二百日皆罷歸既歸罷條其狀下之屬所五品以上子
孫送兵部准蔭配色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
之尚書省國子學下置三黜別三黜館文二黜
高祖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祕書外省
別立小學黜各一黜半長荷風黜黜各二黜黜黜
太宗貞觀五年以後數幸國學於門下別置弘文館於

東宮置崇文館遂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
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
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
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於是國學之內八千
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高宗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明年以書學隸蘭臺算
學隸祕閣律學隸詳刑

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策明經二條進士三條國子
監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聰明者爲之試書日誦
千言并日試策所業十通七然後補其祿俸同直官通

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之登第加一階放選其不第卽習業如初三歲而又試三試而不中第從常調武后聖歷二年鳳閣舍人韋嗣立上言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人垂拱已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卽令追集王公以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矣

中宗神龍二年勅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禮於師國子太學各絹三疋四門學絹二疋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各絹一疋皆有酒脯其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言國子監所管學生國子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選藝業優長者爲試官監試

洪氏容齋隨筆曰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

筐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

學算學皆如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

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

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工書蓋在六館時以爲

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貴以結字合於

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書適美者也束脩之禮乃於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疋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篋者以篋授皇子皇子跪奠篋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篋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

詔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願宿衛及任國子生聽之其學業成而堪貴者宗正寺試送監舉如常法三衛番下口願入學者聽附國子學太學及律館習業蕃王及可汗子孫願入學者附國子學讀書

開元五年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爲設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閱禮焉

七年又令弘文崇文國子生季一朝參又勅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以二十一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而聰悟有文詞史學者入四門學爲俊士卽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

開元十一年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祕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等或脩書或侍講以張說爲脩

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徒爲靡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

帝愛鄭虔之材欲置左右以其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脩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

天寶十二載勅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選

十四年復鄉貢

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

蕭昕時爲國子祭酒建崇太學以樹教本帝悟其言詔羣臣有籍於朝及神策六軍子弟肄業者聽補生員

二月釋奠於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率六軍

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
講經爲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
與之抗臣等伏願又願京六軍下策執業皆聽命主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
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
宰相以下送朝恩上書不聽命宰相帥常參官武臣
先公曰先王之禮受成獻馘於學漢期門羽林之
士悉通一經然則釋奠講經宰相帥常參官武臣
率六軍諸將往聽未爲失也而魚朝恩判監事則
大實非也以薰腐之餘而列之熊羆之士不又心之臣

奏之上豈惟章甫逢掖羞之介冑之夫亦以爲辱矣
德宗貞元六年時弘文崇文生未補者務取闕員以補
速於登第而用蔭垂實至有假市門資變易昭穆及假
人試藝者乃詔宜據式考試假代者論如法

歸崇敬爲國子司業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冑禮崇
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廱以
制言之壅水環繚如璧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
下云爾在禮爲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
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廱靈臺號三廱宮晉武帝
臨辟廱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

遷惟有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名之盛
辟廡獨闕請以國子監爲辟廡省祭酒司業之名非
學官所宜業者枸簾大板今學不教樂於義無當請
以祭酒爲太師氏位三品司業爲左師右師位四品
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顛門廢業傳授義絕
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
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
置一員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章
疏講解德行淳潔文詞雅正形容莊重可爲師表者
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

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
有差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律館算館助教請皆罷
教授法學士謁師贄用服脩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
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斲酒三爵止
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爲說經大畧然後就室朝
脯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弟
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眡生徒及第多少爲博士
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檟楚之國子移禮部爲太學
生太學又不變徙之四門四門不變徙本州之學復
不變繇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

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問大義
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爲通策三道以本
經對通二爲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舉解具言試日
義闕一二許兼收焉天下鄉貢如之習業考試並以
明經爲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有詔尚書省集百官
議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
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名辟廡省太師氏
大抵憚改作故無施行者

憲宗元和二年置東都監生一百員自天寶後學校益
廢生徒流散永泰中雖置西監生而館無定員於是始
定生員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大學七十人四門三百
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
館十人太學十五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十人律館十人
書館三人算館二人而已

韓愈復請國子監生徒疏曰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
日趨競未復本原至使公卿子弟恥遊太學工商凡
冗或取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
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無資
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
不在收試限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

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賜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准新補人數量加支給又論新注學官牒准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今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授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

文宗太和七年赦節文應公卿士族子弟取來年正月已後不先入國學習業者不在應明經進士之限

武宗會昌五年制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修明經進士業者並隸名太學外州寄土人並隸名所在官學

咸通中劉允章爲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又建言羣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萬詔可

梁開平三年國子監奏修建文宣王廟請率在朝及天下見任官俸錢每貫尅留一十五文

後唐天成三年正月中書門下奏伏以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從近代不重此官况屬聖朝方勤庶政須弘雅

道以振儒風望令宰臣一員兼判國子祭酒勅宜令宰臣崔協兼判其年八月十一日宰臣兼判國子祭酒崔協奏請國子監每年祇置監生二百員候解送至十月三十日滿數爲定又請頒下諸道州府各置州學如有鄉黨備諳文行可舉者錄其事實申監司方與解送但一身就業不得影庇門戶兼太學書生亦依此例不得因此便取公牒輒免本戶差役又每年於二百人數內不繫時節有投名者先令學官考試校其學業深淺方議收補姓名勅宜依

五年正月五日國子監奏當監舊例初補監生有束脩錢二千及第後光學錢一千竊緣當監諸色舉人及第後多不於監司出給光學文抄及不納光學錢祇守選限年滿便赴南曹參選南曹近年磨勘選人並不收豎監司光學文抄爲憑請自今後欲准往例應色舉人及第後並先於監司出給光學文抄并納光學錢等各有所業等第以備當監逐年公使奉勅宜准往例自今後凡補監生須令情願於監中修學則得給牒收補仍據所業次第逐季考試申奏如收補年深未聞藝業虛沾補牒不赴試期亦委監司具姓名申奏

按五代弊法凡官府公使錢多令居官者自出其

費宰相則有光省錢御史則有光臺錢至於監生
解額亦令其出光學錢則貧士何所從出既徵其錢復
視業不蠲其役待士之意亦太薄矣然史所言多有未
詳曾授業輒取解送者往往亂離之際其居學者亦
視業皆苟賤冒濫之士耳公刻奉使宜其自令
學文外亦強請自今外將計封國舉人必
則中書與山南曹參議南曹或中書出舉人並不外舉
外多不效置行出命文學文外又不舉文學幾毋守
文獻通考卷第四十一上題一千餘條當置前白舉人必

文獻通考卷第四十二

文獻通考卷第四十二 陽 馬 干 端 臨 氏 貴 陳 與 著

學校考三

太學

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 周顯德二年以天福 修飾先聖

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

板壁

太祖皇帝開寶八年國子監上言生徒舊數七十人先

奉詔令分習五經內有繫籍而不至者又有住京進士

諸科常赴講席緣監生元有定數欲以在監習業之人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四十二 學校三

補充生徒詔令元繫籍而聽習不闕得千秋試繫籍而不至者聽於本貫請其未入於籍而聽習者或有冠裳之族不居鄉里令補監生之闕言至試書幾十八人仁宗慶歷二年天章閣侍講王洙言國子監每科場詔下許品官子弟投保官家狀量試藝業給牒充廣文太學律學三館學生多或致千餘人卽隨秋試名保取解及科場罷日則生徒散歸考官倚席若此但爲游士寄應之所殊無國子肄習之法居常講筵無一二十人聽講者欲望自今應國子監每遇科場勅下授納取解家狀日已前須實曾附本監聽學滿五百日者許投狀令

本授官取文簿勘會詣實依例名京朝官委保方得取應每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未係監生欲求試補者亦不限時月投狀試業收補每日講筵應係聽讀生徒並於本授業學官前親書到歷如遇私故出入或疾告歸寧並具狀給假若滿周年不來參假者除落名籍事下國子監本監請自今試補學生聽讀五百日方許取解已得國學文解省試下者止聽讀一百日許再請解又國子監除七品以上子孫許名保官試補外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例不收補以此每遇科場多有冒稱品官子孫難以詳別或興詞訴請倣唐制立四門學以八品

以下至庶人子孫補充學生自今每歲一補試差學官
鎖宿封彌精加考校取文理稍通者具名聞奏給牒收
補內不合格者且令理日依舊聽讀後次與試若三試
不中不在試補之限從之立四月詔國子監太學天下
州縣學生更不立聽讀日限以諫官余靖極言其非便
故也具狀錄野苦歲風平不來冬則苦旱各縣每下
於本按古人所謂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者進德修業之
不測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通一經
灑筆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熙豐後
本對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誘之以

利祿之途然明經而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必至
於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其法
制稽其去留而爲士者內耻於習業之未精外誘
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今慶歷
之法所謂習業者雖有講肄聽讀而未嘗限以通
經之歲月所謂榮途者止於拔解赴省而未嘗別
有優異之捷徑此所以科場罷日則生徒散歸講
官倚席雖限以聽學之歲月而不能強其久留反
以淹滯爲困故不久而遂廢也

慶歷三年立四門學以士庶子弟爲生員

四年判國子監王拱辰等言首善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爲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之財費多而虜使錫宴之所不可闕乃復以太學爲錫慶院

皇祐末以胡瑗爲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學正其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僑顧臨輩分治其事又令孫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之一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指意明白衆方大服然在列者皆不喜謗議蜂起瑗不顧強力不倦以

卒有立迄今三十餘年猶用其規模不廢瑗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於首善令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之聲徹於外瑗在湖學教法最備始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學取瑗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

神宗熙寧元年增太學生員慶歷中嘗置內舍生二百人至是又增置一百尋詔九百人爲額

四年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纔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爲太

學仍修武成王廟爲右學上以擬三王四代膠庠序學東西左右之制下則無後於漢唐生員學舍之盛乃詔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官掌事者直廬畧具而太學棟宇始僅足用者自主判官外益至直講總而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委中書選差或主判官奏學生員釐爲三等初入學爲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員以百內舍二百外舍不限員各以其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舉業優等上中書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保上中書審察奏除官先有職掌者已受官

仍與舊職俟直講教授有關次第選用

議學校貢舉

見舉士門

初蘇頌子嘉在太學顏復嘗策問王莽後周變法事

嘉極論爲非在優等蘇液密寫以示曾布曰此輩唱和
非毀時政布大怒責張琥曰君爲諫官判監豈容學官與生徒非毀時政而不彈劾遂以告安石安石大怒遂逐諸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選用學官非執政所喜者不與陸佃黎宗孟葉濤曾肇沈季良與選季良安石妹壻濤其姪壻佃門人肇布弟也佃等夜在安石齋授口義旦至學講之無一語出已其設

三舍皆欲引用其黨耳

八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於學

詳見舉士門

太學安惇等已升上舍皆特免解其自發解者即免禮部試時三舍未有推恩定法故特降命也

仁宗時嘗置武學既而中輟至是復置尋詔生員以百人爲額又置律學置教授四員

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案生員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入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月一

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封彌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校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藝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爲上一優一平爲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爲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學正增爲五人學錄增爲十人學錄參以學生爲之

太學生虞蕃訟學官升舍偏曲下御史臺核實何正臣請置獄辭所及雖非蕃所嘗言者皆得究治於是追逮徧四方踰年獄始成判監李季長坐受學生竹

簞陶器削職停官判監黃履失察陳襄受請皆降罰
直講王沈之削籍太常丞余中貶秩皆有賕也
又詔歲賜緡錢至二萬五千又益郡縣田租屋課息錢
之類以爲學費

學制所言國子監以國子名而實未嘗教養國子乃詔
許清要官親戚入監爲國子生聽讀額二百人仍盡以
開封府解額歸諸太學其國子生解額以太學分數取
之毋過四十人

七年用司業朱服言四方來試禮部者雖不籍於太學
或有顯過若造飛語謗朝政許監官以聞用學規殿罰

按子產不以鄭人議執政之然否而毀鄉校蓋以
學校所以來公論也今熙寧之建太學蘇嘉言變
法事忤介甫則學官并坐其罪而改用李定常秩
之徒試文則宗新經策時務則誇新法今又立飛
語謗朝政者以學規殿罰之條則太學之設乃箝
制羅織之具耳以是爲一道德可乎開封府以爲
哲宗元祐六年岑象求等言國學設師生而禁其謁見
無從叩問禮部詳度許從長貳請益仍立講訓考課之
式私試既不鎖宿則是日講說亦不廢
七年置廣文館解額先是開封解額稍優四方士子多

昌畿縣戶以試又有隸太學不及一年不該解試者亦
往往冒戶禮部案舊制凡試國子監者先補中廣文館
生乃得以牒求試遂依倣其法立廣文館生三手四百
員除開封府元解百人則許自試其嘗撥取諸科二百
國子額四十通二百四十人者今皆取諸開封府以爲
本館解額遇科場年試補館生中者執牒詣國子監驗
試凡試者十人取一開封考取亦如其數試者不及十
人卽以率減取仍嚴禁重試禮部言國子生應解已有
定額在法試者滿百人卽如額取二十人若不滿百與
國子混試通取以元祐五年計之凡五人有奇而解一

人詔自今太學及國子生發解並以是年分數准此
帝旣親政羣臣多言元祐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是帝
念宣仁保祐功久不許改至是議者益多監察御史郭
知章言先帝立三舍法以歲月稽其行實故入上舍而
中上等者得不經禮部試特命以官責備而持久故其
得也難自元豐以來應格特命官者林自一人而已誘
進激勸莫善於此元祐新命遂罷推恩之制宜復元豐
法以廣樂育之德知章又請三學補外舍生依元豐令
一歲四試皆從罷五路經歷通禮科太學生中上舍者
悉用元豐制推恩上等卽該注官者歲毋過二人免禮

部試者每舉五人而止免解試者二十人而止仍計數對除省試發解額其元祐法勿用諸三舍升補等法悉推行舊制苟合增損卽條具以聞

紹聖元年國子監奏罷廣文館發解其額本取之開封府諸科及國子悉復還之凡學生自外路參假及新補中未該撥填入學者權附國子監別號試取一次

詔五路禮部奏名額以十分之三與府監諸路進士通取二分合五路通取餘五分監自取罷春秋科

元符元年詔以命官人許爲國子生毋過四十人凡試優取二禮兩經許占全額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經復置

春秋博士崇寧間復罷之

徽宗崇寧元年命將作少監李誠卽城南門外相地營建外學是爲辟廱蔡京又奏古者國內外皆有學周成均蓋在邦中而黨庠遂序則在國外臣親承聖詔天下皆興學貢士卽國南建外學以受之俟其行藝中率然後升諸太學凡此聖意悉與古合今上其所當行者太學專處上舍內舍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太學上舍本額一百人內舍二百人今貢士盛集欲增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外學爲四講堂百齋齋列五楹一齋可容三十人土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

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俟學成
奏行之其勅令格式悉用太學見制國子祭酒總治學
事外學官屬司業丞各一人稍減太學博士正錄員歸
外學仍增博士爲十員正錄爲五員學士充學諭者十
人直學二人俟貢士至爲之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立
考選法

詔取士皆從學校三舍廢科舉法

見舉士門

內侍劉公度鄭祿肄業國庠文粗可采特減磨勘以
旌之

令學生實非資問輒見師長因而干請用學規極等罰
之凡奉祠及仕而解官或待次悉許入內外學任子不
繫州土隨所寓入學仍別齋居處別號試考曾升補三
舍生從後獻助得官其入學視任子法

大觀三年提舉淮東常平徐販言蔭補入官人須隸學
及一年不犯上三等罰方許就銓試嘗再入等卽免銓
試公私試嘗爲第一人比銓試推恩從之

七年臣僚言進士之中銓格者每一百人而得占注優
恩不過五七人去年中上二等皆闕不取今取隸學國
子試格用之銓法五年而得上二等優恩者二百四十
人免試者尚在其外是蔭補隸學者優於累試得第之

人詔在學嘗魁一試者許如舊恩餘止令免試注官
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言王安石著爲邪說
以塗學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輕費妄用極侈靡以
奉上幾危宗社乞追奪安石王爵毀去配饗之像使邪
說淫亂不能爲學者惑詔王安石從祀孔子廟廷禮部
其改位置在鄭康成以下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五經義微諸家因而異見所不
能免也以所是者爲正所否者爲邪此乃一偏之大
失也頃者指蘇軾爲邪學而加禁切已弛其禁許采
其長而用之實爲通論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詆王

氏以爲邪說此又非也諸生習用王學率衆見時而
詆訾之時引避不出乃得散退齋生又自互黨王蘇
至相追擊附從者紛紛凡爲此者足以明時之不能
服衆也詔時罷兼祭酒

正言崔鷗言近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陛下求
治切矣然數千年來王公卿相及居要路者皆自蔡
京出則安有實是聞於陛下乎且舉馮澥所上之言
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斥除
異己名臣如韓琦司馬光輩旣以異論逐而其所著
三經士子宗之者得官不用者黜落則天下靡然無

一人敢可否矣陵夷以至大亂則無異論之禍也尚敢爲此熒惑也乎其言曰崇寧以來博士各徇其黨而言皆偏異附王學則詆元祐之文附元祐則誚王氏之說此猶欺罔也此時士夫豈有敢學元祐而詆王氏者乎自京賊用事借學法以鉗士人如用軍法以脇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有異論則學官亦皆黜廢矣此非徒劫持學校也疑有異論則已過且暴聞焉爾而何博士先生稍敢誚詆王氏乎前日博士講解具在取而覆視則解之誕信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或記祖宗典故或

載名臣談論慮其鑑照已罪一切禁錮嚴刑重賞使不敢藏則其禁異亦已極矣而元祐能與王氏兩立乎其欺罔亦已甚矣

律學 熙寧六年置教授四員凡命官學人皆得自占入學舉人須命官二員任其平素先入學聽讀而後試補習斷案人試案一道習律令人試大義五道月一公試三私試

需用古今刑書許於所屬索取凡朝廷新頒條令刑部畫日關送

算學 崇寧三年立其業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爲

算問仍兼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算法并歷算
三式天文書爲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經願占大經者
聽公私試三舍法畧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
仕將仕郎爲次

容齋洪氏隨筆曰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三
年三月詔以文宣王爲先師充鄒荆三國公配饗
十哲從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廊
加賜五等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風
后大撓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僕鬼臾區巫咸九
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貞卜楚邱史趙史墨

禪竈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
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樊英郭璞何承天宋
景業蕭吉臨孝恭張恭張曾元王朴二十八人封
伯鄧平劉洪管輅趙達祖冲之殷紹信都芳許遵
耿詢劉焯劉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風王
希明李鼎祚邊岡郎顛襄楷二十人司馬季主洛
下閎嚴君平劉徽姜岌張邱建夏侯陽甄鸞盧太
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條具固有於傳記無聞者而
高下等差殊爲乖謬如司馬季主嚴君平止於男
爵鮮于妄人洛下閎同定太初歷而妄人封伯下

閔封男尤可笑也十一月又改以黃帝爲先師云
書學 篆隸草三體字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五書
仍兼通論語孟子義願占大經者聽三舍試補升降畧
同算學法推恩差降一等

畫學 曰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以說文爾雅
方言釋名教授說文則令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答以
所解義觀其能通畫意與否仍分士流雜流別其齋以
居之士流兼習一大經一小經雜流則誦小經或讀律
考畫文等以不做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
韻高簡爲工三舍試補升降以及推恩畧同書學惟雜
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職以下三等

醫學 初隸太常寺神宗時置提舉判局始不隸太常
亦置教授一員翰林醫官以下與上等學生及在外良
醫爲之學生常以春試取三百人爲額三學生願預者
聽做三學之制立三舍法爲三科以教諸生有方脉科
鍼科瘍科方脉以素問難經脉經爲大經病源千金翼
方爲小經考察升補等畧如諸學之法其選用最高者
爲尚藥醫師以次醫職餘各以等補官爲本學博士正
錄及外州醫學教授云

小學

見童
科門

高宗建炎初詔卽駐蹕所置國子監立博士二員以隨
駕之士三十六人爲監生

國子監生員皆胄子也舊制行在職事官同姓總麻
親釐務官大功親聽補試入學每三年科場舉三人
取一若未補中則七人取一然太學生皆得以公私
試積校定分數升舍惟國子生以父兄嫌但寄理而
已須父兄外補乃移入太學而得陞

亦紹興八年葉林上書言西漢奪於大盜天下非漢有
矣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建太學西晉滅於狂胡天
下非晉有矣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時

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時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
急於教養未嘗以恢復爲辭饋餉爲解我宋以儒立
國垂二百年懿範闕規非漢晉比也今中興聖祚駐
蹕東南百司庶府經營畧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
姑養五百人不過費陛下 一觀察使之月俸願謀之
大臣咨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文治而廷臣皆曰若
倣元豐則軍食未暇而削弱非禮也請徐議之

十三年始建太學置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三員正錄
各一員養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
生五百七十員凡諸道住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

犯第三等已上罰或雖不住學而曾兩預釋奠及齒於鄉飲酒者聽取應充弟子員是歲秋季始開補就試者五千人自後春秋兩補三舍舊法凡四百十條紹興重修視元豐尤密諸齋長諭月書學生行藝於籍行謂帥教不戾規矩藝謂治經程文每季終論可選者考於學諭仲月後入學考者次季選考日考於學錄二十日考於學正三十日考於博士四十日考於長貳歲終校定三經季選者准此校定至陞補日展一季外舍百人內舍三十人注於籍如逐舍與校定生不滿元額即計分數取內舍仍分優平二等於次年六月以前聞奏諸補內舍附公試以外舍上二等同考選簿參定若簿內所選者據闕陞補多闕

就試人少者以就試人所為率不得過一分五釐上舍准此不得過三分若簿未成其合理陞補年月聽以試中口為始即試雖入上二等而考選不預者候補一歲私試入三等及不犯三等已上罰或預選而試不入上二等者候再試入諸補上舍以間歲九月五日鎖院發三等已上聽補年候試畢別考校合格分優平二等奏號長貳同拆號為一甲附試官入院以所奏行藝參定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或一優一否為下否謂已經三季已上選或校考不預聞奏而試入優等及有優等校定而試不入等者注籍訖具名聞奏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省下等免解中下等補及一年並申尚書禮部若下等自該免解而再該免者即與免省其不自該免者許再試入優與陞等

王喚知臨安府括民間冒占白地錢歲入十二萬緡

有畸爲太學養士之費

十八年詔太學在籍外舍生若入學已及五年不預校定及不曾請到國學解或不曾公試入等自紹興十九年爲始歲終檢校除籍免請本州公據止名本學生二員委保再補以後歲終依此檢校

權禮部侍郎陳誠之言國庠立額不爲不廣然有待闕之士者臣嘗得其說矣京師視四方爲甚遠非身隸業上庠者不能取應其請假歸省卽就鄉舉故額常有餘今首善之地江浙土人便於往來一補中外舍卽無假滿不參之人故未嘗有闕後來之士將何

以待之國子監勘會昨京師上庠外舍生以二千人爲額自來未嘗滿額蓋緣四方士人請假歸鄉道途既遠往往止就鄉舉又舊法或三經試而不與升補或兩經試而曾犯規罰自有除籍之法所以闕額週流源源不塞今來上庠見以一千人爲額江浙土人往還既無告假逾限除籍之慮得以故作規避占據學籍使有司補試不行有妨後進故有是命

按自崇觀以來三舍之法大備議者病其立捷徑之塗長奔兢之風然觀此疏則知當時尚有參假而歸復取鄉舉者如後來之法以資望言則舍選

尊而鄉舉卑以名額言則舍選優而鄉舉窄蓋未嘗有以太學生退就鄉舉者非惟國家無此法而士亦決不肯辭尊而居卑舍優而就窄矣

二十七年詔自今以春季放補省試年卽以孟夏立爲定制

孝宗隆興元年始三歲一補

太學遇覃恩舊無免解法帝始創行之自是爲例省額增數十人

乾道二年詔下省併曾請舉赴補人以太學遇省闕額收補額外勿增在朝清要官碁親許牒子弟作待補國

子別號考核如太學生遇有期親任清要官更有國子生不預校定外補及差職事惟得赴公試私試科舉則混試焉舊公私試皆學官主之自淳熙後公試仍鎖院降勅差官學官不預

太學補弟子員故例每三歲科舉後朝廷差官鎖院凡四方舉人皆得就試取合格者補入之謂之混補淳熙後朝議以就試者多欲爲之限制乃立待補之法諸路漕司及州軍皆以解試終場人數爲準每百人而取六人許赴補試率以開院後十日揭榜然遠方士人多不就試則爲他人取其公據代之冒濫滋

甚慶元中遂罷之嘉泰二年復行混補就試者至三萬七十餘人分六場十八日引試云十日試詞然或三年黃倫以兩優釋褐自紹興建學至是始有兩優用崇寧恩例授承務郎國子錄

朝野雜記舊制太學上舍生積校已優而舍試又入優等者就化原堂釋褐號釋褐狀元例補承事郎太學正錄淳熙初鄭鑑自明由此選不四年而爲著作郎補郡自明數言事上甚喜久而稍厭之六年劉純叟堯夫復以解褐除國子正時王仲行爲兵部尚書干奏言今兩優釋褐初授京秩卽授學官視狀元制科

恩數過之事理不當乞先與外任時知滁州張商卿亦言今中上舍爲學官不數年便可作監司郡守獄訟財賦非所素習豈能保其不謬乞先注職官上然之十月丙申詔與殿試第一人恩例

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混補以徠多士詔兩省臺諫可否於是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伏奉詔書講論混補之法蓋有根本之論稍師古始而言我國家恢儒右文列聖一揆內自京師外至郡縣皆有學慶歷以後文物彬彬幾與三代同風迨至崇寧創行舍法誠得黨庠遂序之遺意故一時學者粗知防檢非冠帶

不敢行於道路遇鄉曲之長及學校之職則斂容而避之習俗誠美矣而其失也在於專習經義崇尚老莊廢黜春秋絕滅史學又罷去科舉遂使寒畯之士進取無他塗事理俱違旋行廢革炎祚中興始建太學於行都行貢舉於諸郡然奔競之風勝忠信之俗微亦惟榮辱升沉皆不由乎學校至於德行道藝惟取決於糊名苟爲雕篆之文無復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日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臣請遠稽古制近酌時宜不煩朝廷建官不勞有司增費惟重教官之選仍假守貳之權倣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

貢之員期以次年試於太學庶幾士修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禪大化有三舍之利而無三舍之害其諸州教養課試陞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思議遂寢時朱熹門人或問三舍法如何熹曰欠去根頭理會若太學無非望之恩又於鄉舉額窄處增之則人自安鄉里矣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蓋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

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
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
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
萬里來悅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
中心悅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
非望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
門人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
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旣無求於學其奔趨
滿野輻輳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
貢之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聞相與言亦未嘗開之

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
利苟得冒昧無耻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
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
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
講明道藝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
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
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
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
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
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

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壽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

寧宗慶元二年以國子生員多僞濫制自今職事官期親釐務官子孫乃得試補凡監學生皆給綾牒若告謁在外遇科舉試於曹司嘉定七年祭酒請以外舍分數及五分或六分最優者一人與次年升內舍後二年家擯始以外優升歲爲定例

宗學 紹興十四年建於臨安學生以百員爲額太學生五十人小學生四十人職事各五人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在學者皆南宮北宅子孫若親賢宅近屬則別選館職以教授焉

寧宗嘉定九年詔諸王宮學改作宗學參之國朝典故仍隸宗正寺以宮教授改爲博士宗論

葉適論學校曰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
利誘天下三代漢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

孰知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爲美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爲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搥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爲有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爲倡亂動衆者無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爲相務使諸生爲無廉耻以媚已而以小利陷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爲姑息之地夫正誼明道以

此律已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使之至此蓋其本爲之法使月書季考校定分數之毫釐以爲終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勢利招來之是宜其至此而無怪也何謂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往者崇觀政和間蓋嘗考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由此而罷科舉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願於學矣州縣有

學先王之餘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而相與爲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爲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宜使考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之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人文憲庶不墜失若此類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爲不可爲耳雖然治道不

明其紀綱度數不一揭而正則宜有不可爲者陛下一揭而正之如此類者雖欲不爲亦不可得也東萊呂氏曰先王之制度雖自秦漢以來皆弛壞廢絕然其他如禮樂法度尚可因影見形因枝葉可以尋本根惟是學校幾乎與先王全然背馳不可復考且如禮後世所傳固非先王之舊如射饗宗廟明堂雖是展轉參雜而有識之者猶自可見且樂如韶樂文始五行之舞全然非舊然知鍾律者尚自可以推尋復先王六律五音之舊且如官名後世至體統斷絕然而自上臨下以大統小左

右相司彼此相參推此尚可以及先王之舊惟是學校一制與古大不同前此數者猶是流傳差誤然學校不特流傳差誤乃與先王之學全然背馳且如唐虞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大段不同只舉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典樂教胄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蕩有以深入人心處却不是設一箇官司自秦漢以後錯把作官司看了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雖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雖

是法度具舉然亦不過以法制相臨都無深入人心道理大抵教與政自是兩事後世錯認便把教做政看若後世學校全不可法大率因枝葉可以見本根今則但當看三代所以設教命官教養之意且如周禮一書設官設教所以便民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者不過是國子然當時所謂鄉遂所以興賢能在周三百六十之官並不見有設教之官雖是州序黨遂畧見於周禮然而未嘗見其州序是何人掌之其法又如何只看此亦是學者所當深思且如周公設官下至於

射天鳥至微至纖之事尚皆具載豈於興賢能國之大教不見其明文其他大綱小紀表裏如此備具學者須要識先王之意只緣不是官司凡領於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惟是學校之官不領於六官非簿書期會之事其上者三公論道不載於書其下者學官設教不領於六官蓋此二者皆是事大體重非官司所領惟是國子是世祿之官鮮克由禮以蕩凌德實悖天道不可不設官以教養之然而所以教養之意上與三公其事大體重均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領要當識先王之意雖非六

官之所掌而所以設教未嘗有理無事有體無用本末亦自備見但不在官聯官屬之中舜之時自國子之外畧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讒說若不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如此之備在周人學官雖不領於一屬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終始備具至於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這又見體用本末無窮大抵學校大意唐虞

三代以前不做官司看秦漢以後却做官司看了
所以後世之學不可推尋求之唐虞三代足矣秦
漢之事當束之不觀今所詳編者要當推此意大
抵看後世秦漢一段錯認教爲政全然背馳自秦
至五代好文之君時復能舉如武帝表章六經興
太學不足論如光武爲諸生投戈講義初見三廡
亦不足論如後魏孝文遷都洛陽欲改戎狄之俗
亦不足論如唐太宗貞觀之初功成治定將欲文
飾治具廣學舍千二百區游學者至八千餘人亦
不足道這箇都是要得鋪張顯設以爲美觀惟是

擾攘之國僻陋之邦剛明之君其視學校若弊屣
斷梗然而有不能已者見得理義之在人心不可
已處今時學者多是去看武帝光武魏孝文唐太
宗做是不知這箇用心內外不同止是文飾治具
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遠却是擾攘之時剛武之
君偏迫之國本不理會如南北朝雖是草創若不
足觀却不是文飾自有一箇不能已處其去唐虞
三代學校却遠惜乎無鴻儒碩師發明之這般處
學者須深考其他制度一一能考亦自可見學校
之所以得失三代以上所以設教命官至理精義

要當深考

文獻通考卷第四十二



